

北 大 年 选

2005 洪子诚 臧 棣 主编

诗歌卷

2005
SHIGEJU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诗歌卷/洪子诚 臧棣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北大年选)

ISBN 7-301-10521-5

I. 2... II. ①洪... ②臧...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987 号

书 名 : 2005 诗歌卷

著作责任者 : 洪子诚 臧 棣 主编

责 任 编 辑 : 魏冬峰

标 准 书 号 : ISBN 7-301-10521-5/I · 0791

出 版 发 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 <http://cbs.pku.edu.cn>

电 子 邮 箱 :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排 版 者 :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8.75 印张 42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说明

我们一直想编选一套代表当前文学创作实绩和研究进展的年度选本,一方面能体现当代文学在各个方面的最新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文学史留下最可靠的文学脉络。出于对年选工作的谨慎,确保年选出版的连续性,我们一直在探讨能够提供最有力保障的编选机制。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以集体的方式参与到“北大年选”的编选工作中,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一个集体的成果,体现了北大学者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力和阐释力。面对着市场上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年选,我们有责任编选一套具有权威性、高水平的文学选本。在吸取同行专家建议的基础上,我们共出版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批评等五种,比较全面地体现文学的整体情况,这样一年一年持续地做下来,可以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对当前的文学建设也许有一定的益处,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时期的文学时,希望能提供一些重要的文学参照、线索等。“北大年选”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体现了北大学者对文学现实的积极参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

北大年选编委会
2005年11月11日

导 言

臧 棣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诗歌越来越令人感到困惑。不仅是普通读者(尽管作为一个群体它的面目始终是模糊的)对当代诗歌感到困惑,就连从事诗歌写作的人也不时发出相似的感叹。什么是当代诗歌?它的基本特征涉及哪些真正具有创意的诗歌实践?恐怕连专事诗歌批评的人也很难给予一个清晰的回答。这至少说明当代诗歌的参照系统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

如果回到前些年,当代诗歌引发的困惑多半会被判定为一种负面的文化讯号,它传达出的信息不外是:当代诗歌正陷入自身的危机,或是跌入了可怕的低谷。不过,就近两年的诗歌状况而言,我倒是觉得,当代诗歌引发的困惑恰恰表明了它自身的活力,以及它在当代文化领域所发挥的值得称赞的文化功用。很可能,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和当代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种困惑,是由于当代诗歌和当代的文化规约之间的脱节导致的。或是,当代诗歌自身出了天大的纰漏。从某些方面看,当代诗歌在发展向度、审美驱动力和文化节奏上,确实和当代的主流文化规约——不论是默认的,还是被公开操控的——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突出的差别,源于当代诗歌对市场文化的抵制。这种抵制,经常会被误解成当代诗歌的母题之一。其实,这种抵制只是当代诗歌为它自身划出的一道通俗的美学界线。严格地说,它甚至连诗歌的起点都算不上。

也许,从相互沟通的角度看,人们应尽量避免问什么是当代诗歌,而应该问当代诗歌到底在做什么?后一种提问方法涉及两个层面:第一,当代诗歌对它自己做了什么?第二,当代诗歌对我们做了什么?这两个层面实际上也提示了观察当代诗歌的新的角度。反观近几十年的诗歌史和诗歌文化史,人们常常把这两个层面所涉及的审美问题混为一谈。

自觉或不自觉地,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当代诗歌对我们做的事情等同于当代诗歌对它自己做的事情。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可悲的是,我们极少对此一不良习惯进行必要的反思。我们以往的诗歌文化的重点在于从诗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来理解什么是诗歌,并进而确定诗歌的价值,而绝少会想到要从诗歌对它自己所做的事情来界定什么是诗歌。所幸的是,当代诗歌是以其对自身所做的事情来界定它自己的。

就此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或说从第三代诗歌开始,当代诗歌所要完成的文学转型是极其深刻的。这种文学转型不仅涉及诗歌感受力的转变,诗歌规约的变革,诗歌修辞的变化,诗歌话语的蜕变,它也牵涉到诗歌文化的衍变甚至是扭转,牵涉到诗歌的社会契约的重新调整。从积极的方面看,当代诗歌促成的文学转型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和诗歌的联系。只是由于迟钝和惯性,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和诗歌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代诗歌的主要目标不在是协调人和社会之间的认知关联,而是致力于重塑人与其自身存在的审美关系。就此而言,当代诗歌的文化功用主要体现在自觉地制造困惑。这种困惑恰恰反映出当代诗歌对种种流行文化的抵御,以及对当代意识中形形色色的浅薄与媚俗的清理。虽说有点令人不快,但这种困惑也可以被视为当代诗歌的主要魅力之一。没有公众对当代诗歌的困惑,当代诗歌的创造性也就不会得到深入的理解。说到底,我们必须学会习惯把当代诗歌首先当成是一项自主的艺术工作来看待。假如总是把当代诗歌看成是一个文学事件的话,甚至把当代诗歌简化成一宗新闻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对当代诗歌的反应就会沦落为一种廉价的抱怨,或一种自以为是的信口雌黄。

从当代诗歌在其社会文化场域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当代诗歌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警觉而显现的。和公众期待的相反,当代诗歌并不想弥合它自身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差别,它甚至努力扩大这样的差别,直到将差别拓展成一种文化裂痕。那些企望诗歌贴近日常生活的呼吁纯粹是一种无的放矢。不过,当代诗歌的批判性也不应被简化成一种否定的话语。当代诗歌的目的不是对一切说“不”。事实上,当代诗歌和当代的文化规约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由于当代诗歌自身所蕴涵的否定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于当代诗歌近些年积极地发挥它的肯定力量所引触的。

诗歌

当代诗歌包含的肯定性,主要体现在它渴望积极改变我们和现实的关系,建立我们和自我之间的新的对话方式。人们经常感到当代诗歌变得越来越孤立,甚至很多当代诗人也被这种诗歌的孤立处境搞得心神惶惶,其实大可不必。当代诗歌的孤立性,假如确有其事的话,那么,我倒建议把它视为一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诚如爱尔兰小说家贝克特的文学实践所显示的那样,现代文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文学的孤立性之上的。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当代诗歌的孤立性看成是它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当代诗人创造出的独特经验,多半是通过当代诗歌的孤立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的。换句话说,当代诗歌的真实性——诗人对现实经验的捕捉和重塑——是以当代诗歌的孤立性为前提的。

以此为背景和参照,回顾2005年度当代诗人的写作状况,我以为本年度具有标识性的特征是,通过越来越多的当代诗人的自觉努力,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已被改造成了当代诗歌的孤立性。也不妨说,当代诗歌的边缘身份并没有损耗其活跃的创造性,反而为当代诗歌的自主性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当代诗歌的孤立性正从一种暧昧的现象演进成一种触目的事实。人们也许不该忘记,我们和诗歌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动机其实就是诗歌能向人生提供一种孤独的审美。即使是在偏重诗教的古典写作中,孤独的审美也深深融入了诗人对性灵的想象与抒写。诗歌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知己文化。我们写作诗歌,我们阅读诗歌,我们通过诗歌观照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些人文活动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就在于我们能从诗歌的孤立性中获得丰富的快感和独特的启示。

《北大年选·诗歌卷》拟由洪子诚、臧棣轮流主编,2005年度的选编工作主要由臧棣负责,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学生以及诗歌界的一些朋友都曾对此书的编选给出了有效的指导、建议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诗歌

阿 毛

安慰一枚枯叶

我相信你没有睡着，
和我一样在山上天昏地旋。
雾气升到我的腰间又散去，
像我喜爱过的白绸裙。
遗忘的琴弦又回到耳边，
只为了让你记起那个字，
那个被风忽略的旋律。
我想安慰那枚枯叶：
安慰她，安慰她的黄褐斑和皱纹；
安慰她的委琐和莫名的伤痕；
安慰她，安慰她被雨拍打的老脸和小委屈；
安慰她嘶哑的嗓音和不再睁开的眼睛。
所以，你们为爱情幽会，
我为遗忘写诗。

（选自《反扫荡》创刊号 2005 年 11 月）

2005

阿 西

悼 念

这两天陆续有人
前来点燃蜡烛或守灵
虽然天色已晚
但是并没有开灯
一片漆黑
让亡灵在黑暗中消失
也许就是对亡灵的超度
透过大门的缝隙
可以看见一个老太太
独自坐在沙发上
无论是上帝还是菩萨
此刻 都在黑暗中沉默
一具新标本穿着白寿衣
周围是黑社会

价格表

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
钟点工 20 元
简单捅一下马桶 10 到 50 元
卖一天菜能赚 60 元
修一次脚(1 刻钟)15 元
乞丐每天能讨 70 元

诗歌

(这是随机抽样)

出租车一天收入 200 元
跑省际长途来回 5000 元
一个木材老板
据说日进 20000 元
还有一些公职人员
灰色收入够包养一个小姐

诗歌目前的行情
一般是一行一元
写得特好或关系好是三元
但对于我这个三流诗人来说
十天大约能写一首略有感觉的
一个月能发表一首 30 行以内的
而一年写不出几个满意的
如果折算一下
每写一首大约要赔 100 元

(以上 2 首选自《东北亚诗刊》2005 年特刊)

2005

阿 紫

夫 妻

你谈起丈夫：一个退伍军人，
曾是货车司机、卖过保险，几番
失业后，开始倒卖手机。第一次
在他那里过夜，你趴在床上哭了
整整一晚。婚礼惨淡，没有理想中
“奔向新生活”的感觉。最艰苦时
租不起房子，两人挤在学校收发室里。
这些都没什么，你们很相爱。他每天
做好饭等你下课。每天，你们相互致电
讨论中餐、晚餐吃什么、对家常菜
你其实没胃口。你们都不明白自己
想吃的不是菜。更重要的，是你需要
和他相互遥控，需要手脚上牵着绳索。
你说，才不要遇到像父亲那种王八蛋。
你三岁，他离家出走，两年后带回
一个女人。你长大了，逃出那个家，
再也不回去。你找到一个专心对你好
的男人，哪怕他境况比你差。你要挣钱
买大房子，接母亲出来一起住。你想先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你要出名。你动用
不多的社会关系，甚至找到我，一个呆在
报社最底层的人。我们谈话的这个晚上，
你丈夫在家里煲乌鸡汤。我一直想象着

诗歌

深夜挥手道别之后 ,回到香气四溢的
小屋 ,你一定困得倒头便睡。甜蜜酣畅
的睡眠中 ,你发出汉字的方块形鼾声 ,
而他的鼾声定是水泡的圆形。两种歌唱
在小屋上空交会 ,碰出好听的“叮叮”声。

火 车

我写的仅限于靠窗两个座位 ,
周围 因不认识而陷于黑暗。
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你 ,
因为你必须隐藏于天际 ,
虽然火车是开向你。
我写两个单独旅行的小孩 ,
他们没注意景色 从青葱
渐渐变黄 没去想这意味。
两个孩子 正迫不及待地
等着要看 火车再次钻进山洞 ,
其实他们看不见 那吞噬。
别急 ,山洞很快呼啸而至——
他们制造的单调欢呼 没惹人
侧目 ,就被轰鸣的回声掩埋。
唯有黯淡的灯光 在窗玻璃上
反射出两张 苍白激动的小脸。

(以上2首 选自《小杂志》2005年5月)

2005

北 塔

被废弃的戏楼

上好的木材、精湛的工艺
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被用来填补县太爷欲望的沟壑
而工程账本当时就被烧成了灰

也许有一万张饥饿的嘴巴
大张着嗷嗷待哺 径直
被一只涂满口红的樱桃
替代 被太太们的笑声遮盖

直到观众傻兮兮站在淤泥里
成为一头头老黄牛 如同
在田间耕作 直到与民同乐的
第一把手成为一名戏子

在他自己的葬礼上,他被
抬放在戏台中央,是演员
也是观众 戏完后 幕布一落
戏班子就逃命似地撤退

诗歌

从此戏楼成为一座坟墓
埋葬着一代戏迷的痴心
在这个早已被废弃的县城里
像一顶被剥夺了脑袋的冠冕

（选自《千高原》,第 23 届未名湖诗会作品集 2005 年 3 月）

2005

北 野

承 德

伊逊河 武烈河 滦河 热河
四条涓涓细水把燕山推开一个缺口
出塞的驿卒和疲惫的骆驼
沉睡在拥挤的盆地中央
粗犷的蒙古人鞑靼人穿过河流两岸
鸣叫的石头在夜色里飞翔
逆流而上的船楫像冬日里的列车
载不动汉字的温度和江南的阳光
长辫子的人群拼命地在这里构筑庄园
拣一块碎石都能听见响亮的马蹄和船桨
断砖背后蛐蛐的幽咽
是前清贩夫走卒 王公妃子的京腔
围墙里的哨鹿和女人的争风吃醋
每一天都撞在男人的枪口上
这就是我的城市——承德
本乡人挣不脱的盆地 爬不出的山岗
太阳一出就已经是晌午
一辈子如火如荼的仇恨
扫不尽残雪中的夕阳

还有那梦境一样的湖水么
垒砌在宫墙里的鱼骨闪着蓝色的水光
坐着一串树枝回家的孩子

诗歌

遇见一边饮酒一边诵诗的喇嘛
悠闲地走在大街上
离大佛寺和神仙最近的手
永远都像春天里的鲜花一样芳香

清朝的男人们把祭坛摆在这个盆地
除了构想怀柔的长城 肯定是在
祈求来自棒锤山的神秘力量
这是我的承德 北京以北二百里
终日风生水起 人声朗朗

（选自《星星》2005年2月）

2005

蔡天新

建筑师的园艺

这座建筑物依偎在山坡上
与近旁圆形的松柏
挺拔的白杨和矮壮的灌木丛
搭配得错落有致

野花在草地上铺展开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疏密相间
蜜蜂和松鼠穿插其中
并不畏惧小狗的尾巴

窄墙从屋檐上垂挂下来
将人们的视线相互分隔
宛如一出木偶戏中的不同角色
被训练有素的演员牵引

而花园里的交叉小径
刚好拉近了另一座建筑物
它们既相互吸引
又拥有自己的领地

诗歌

写在詹姆斯·乔伊斯基墓前

许多面孔你已经忘却
许多面孔,像珍宝埋在泥土里
他们埋藏在你的记忆深处
并随你进入了坟墓

纵使有人来到你面前
戴着一顶圆形的礼帽
拄着和你一样的拐杖
站在瑟瑟发抖的寒风中

到了夜里你又看见他们
好似一束束鲜艳的花朵
开放在你的周围
许多面孔犹在眼前

(以上2首,选自《九龙诗刊》2005年第1期)